

黑暗中的 4 虐者

它们如同复仇者，一波波地侵袭着我的生活。

王稼骏

作家出版社

黑暗中的4虐者

王稼骏
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暗中的4虐者 / 王稼骏 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6.8

(悬疑世界文库)

ISBN 978-7-5063-8615-9

I. ①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短篇小说集 - 中国 -
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310577号

黑暗中的4虐者

作 者: 王稼骏

责任编辑: 汉 睿

特约编辑: 赵 衡 范蓓蓓

装帧设计: 潘伊蒙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×210

字 数: 120千

印 张: 8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1版

印 次: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8615-9

定 价: 30.0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百密千疏	1
谋杀攻略	25
黑暗中的 4 虐者	55
末日囚禁	79
午夜 101 杀人电台	97
第四个凶手	127
破碎之家	171
π 的交集	191

密疏
百千



【1】

我刻意用低沉的声音对着听筒里说道：“九点半请到西郊公园后门接我。”

话音刚落，杨荪粗鲁地闯进了我的家，他满头大汗地喘着气，目中无人地将身上唯一的衣服抛在沙发上。

我不理会电话里对方的质问，轻描淡写地将听筒搁回了座机上。我只是用一种哀婉的眼神看着面前这个矮小的中年男人，绝望而又木讷。

他意外地发现我还在家，抬腕看了看手表，没好气地问道：“都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还没出车？”

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，在每天晚上8点的时候，我的搭档会把车停在我家的楼下，然后他回家睡觉。

不过，请不要将杨荪误认为是我的搭档，杨荪只是坏男人中的坏男人，一个玩弄我身体的男人。他作为出租车公司的调度总指挥，用他的职务之便从我这里换取一次次发泄的机会。为了生计，我也只得接受命运的安排，强颜欢笑去迎合这个内心和外表同样丑陋的男人。

“我马上就出发了。”我冷冷地回答着他，我们彼此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感情可言，说起话来也不必顾忌对方的感受。

“那你先别走，正好帮我洗洗头。”杨荪的口吻依然同在调度室里一样，如同将军下达的不可拒绝的命令。

最近杨荪总是借口说自己家用水不方便，到我这动迁中的破房中洗漱，我知道这不过是他抠门儿省钱的借口罢了。

卫生间里很快就传来了流水声，看样子七月闷热的天气把他折磨

得够呛。

我倚靠在卫生间的门框上，再次出神地望着正俯身在水池中洗头的杨荪，他十根粗短的手指在头顶上狠命地抓挠着，水花飞溅。

我打心底里厌恶他自说自话，使用我的洗发液。

“你还愣着干什么？”

在他最后一次催促下，我决定帮助他洗完这个头。

我慢慢接近他，双手轻柔地在他发际边游走，那种挠痒痒的快感令他不时“哼哼”几声。

我不断向手掌加力，他的脑袋完全浸没在水中，男人开始挣扎，原本扶在水池两侧的手开始挥舞，不时有咸咸的洗发水滴飞向我的脸和嘴唇。

我闪身绕到了他的背后，用膝盖顶着他的腿，让他没有办法踢到我，也令他无法转身腾挪。

当杨荪意识到这不是玩笑时，他试图来抓我的手，可两只绕到背后的手又能有多大的力气呢？对一个成天握着方向盘的女人来说，要控制这点儿力气，就如同汽车掉头时所需要的力量一样少。

水池中的洗发液泡沫翻滚着，一串串气泡从男人的嘴巴和鼻孔里冒出来，在我看起来，这景象就仿佛有人在水底下放屁一样可笑。

伴随着无力的痉挛，挣扎逐渐消失，浑浊的水面也在一个个大气泡破裂之后而变得平静下来。我手中的那颗脑袋无力地磕在水池的底部，男人的手垂在身体两边，两腿弯曲倾斜，整个人的支点全都集中在水池里的脑袋上。

一松手，新鲜出炉的尸体摩挲着水池滑向卫生间的地面，我揪住他的头发，不让头部在落地时受到撞击，因为尸体还没完全达到它对我的价值。我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了钥匙，把其他东西又塞了回去。

我直起略感酸疼的腰，镜柜映出一张沧桑的老脸，年近不惑的我

已青春不在，难怪杨荪嫌弃我而搭讪上另一个女人。肥大的眼袋和消瘦的脸颊，这明明是典型的男性出租车司机形象嘛，连我自己都不愿再多看镜中人一眼。

内心被抛弃的感觉十分猛烈，似乎不断有比眼泪更让人伤心的东西从我体内流出来，不是因为飞溅进眼睛的洗发液，也不是因为杀人后的懊悔，而是莫名孤独感的来袭让我着实有些措手不及。

可现在不是展现自己女性阴柔一面的好时刻，时间紧迫，我还要和地上的男人做一番短途旅行。因为我的所作所为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平日里耸人听闻的谋杀。

他静静地躺在那里，湿漉漉的头发贴着头皮，微张的嘴里不时涌出淡血色的泡沫，透明而又湿润的瞳孔虚无缥缈地盯着我，死人的脸其实非常可怕。

不过有一点值得庆祝，这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在我家洗头了。

【2】

我家坐落在一片废墟之中，不要以为我的家园在伊拉克，而是因为我家正巧在高架公路规划的线路上，被列入了市政动迁的范围之中，由于在动迁补偿上无法达成一致，我成了令动迁组最为头疼的“钉子户”。

所以我把杨荪的尸体搬到出租车上，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看见。我用被单将尸体裹了个结实，在门前小道的瓦砾堆上拖行了一段路，在没有路灯的情况下，几次脚下拌蒜差点儿跌倒，不过这个矮小男人的尸体我还是应付得过来。

我的搭档守时地将出租车停在了老地方，那是周围唯一的一片平地，仅仅距离我家不到100米。我手、脚、肩并用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尸体塞进了汽车的后备厢，由于裹了厚厚的被单，尸体应该不会受到丝毫的损伤。

室外热浪滚滚，一出门，黏糊糊的汗就冒了出来，可我却前所未有的异常冷静，清脆的蟋蟀声听来格外清凉，寂静的世界上似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。

放开手刹，转动钥匙，我自如地发动了出租车，按部就班地实施着我的计划。在这个我反复研究的计划下一步，是把尸体运回他的家。

车里比外面凉爽多了，打开无聊的收音机，让音乐麻痹我紧绷的神经，使自己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希望能一路顺利地到达目的地。

可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开车，脑海中尽是一些奇怪的念头。我幻想着后面的尸体爬到后座，用那双死人的手卡住我的脖子，冒着水泡的喉咙向我索命。抑或是担心，跟在我后面的汽车看到那具尸体，路边闪烁的警灯难道就是阻截我的？尽管知道这是多余的担忧，但我一路上总是提心吊胆。

突然，车前灯闪过路旁的一个人影，似乎在挥手示意我停车。

一个后备厢藏着尸体的司机，在这个时候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载客的，虽然车上没有乘客，但我早已将“空车”的翻牌盖下，任凭车外呼天抢地，我自岿然不动，只当作没有看见。

但一个意外打乱了我的整个计划，我被一个红灯堵在了路口。从反光镜中上演了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一幕，刚才那个扬手的人，一路小跑到了我的车旁，来人笨拙地拉了好几下车门，终于坐了进来。

“谢谢，麻烦到太平街2号。”他自顾自地报着目的地。

我斜眼打量着副驾驶座上的男人，他一头乱发，身上是价值不菲的阿玛尼黑色西装，领口还别了一朵艳丽的鲜花，双手握着一包长方

形的东西，他悠然自若地直视前方，刚才的奔跑使得他的胸膛上下起伏着，额头布满了汗珠儿。

“可以开了。”身旁的男人伸出一根细长的手指冲着前面指了指。

我这才缓过神来，路口的指示灯已经由红转绿，可以通行。我连忙踩下油门，车划出了白线向前方驶去。

“太平街应该是那边吧！”男人再次说道，“好像刚才的路口应该左转。”

“没事，走这条路不堵。”我急中生智地回答道。

一位突然上车的乘客，我强行将他赶下车的话，就构成了拒载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被人投诉，我的杀人计划就等于是泡汤了。眼下要摆脱乘客的唯一途径就是安稳地将他送回家。

“咦？”男人惺忪的双眼睁得圆圆的。

我被吓了一跳，一颗心如同装上了电动马达般在身体里跳动着。

“你的工号居然和我的生日一样，真是巧了。”男人饶有兴趣地看着插在计价器上的工作牌，笑眯眯地说。

原来是这事，我还以为尸体被发现了呢，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看来我的神经绷得太紧了。

不知道是他故意寻找的话题，还是真的凑巧，反正我保持冷淡的态度，轻描淡写地回答了一句：“是吗？”

“你居然还是先进工作者啊！”男人如孩子般高兴地问我。

“评上那个完全就依靠运气。”我谦虚地说。其实那是我最在意的成绩，是我30多年以来第一次被认可。

“你们做出租车司机的天天长时间驾驶，很久以来，我就一直对你们的工作精神十分敬佩。”他的语气很诚恳，不像是虚情假意地拍马屁。

“为了生计而已，没办法。”我边回答边打着方向盘，车子终于绕回到了通向太平街的马路上来，对此，男人似乎没有注意到。

“对了，我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你一下。”男人抓了抓他的干枯的头发，这个动作令我联想到自己刚才抓着尸体头发的手，具备着死亡的意味。

他继续着问题：“你们空车出门的时候，你这样的先进工作者减少空车的诀窍是什么？”

“通常我都是在送完乘客后，固定朝一个热闹的地区开。”这的确是我往日的基本行车路线，但主要还是因为调度室的全力“支持”，所以我的业绩才会如此彪炳。

“真是不错的办法。呵呵！”男人随和地笑着说。这个略显颓废的男人或许看到了我的黑眼圈，语气中夹杂着几分关切说，“你的样子有些疲惫，难怪方才没看到我招手，努力工作也要注意身体。”

一瞬间，我对他有种难以言说的好感在心头涌动，是感动。

很久没有人在意我了，特别是男人。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，下场只有被抛弃。

在他下车前的这段时间里，我们聊得很投机，在亲手杀死世上唯一亲密的男人不到一个小时，我被儒雅男人的气质所吸引。

在这几分钟内，我连后备厢里的尸体都忘得一干二净了。

车子安稳地停在了太平街2号的门口，乱发男人从西装的内侧袋中掏出车费，不等我找钱就开门下了车，礼貌地向我挥手道别。

他一下车，就在闷热的空气逼迫下，脱去黑色西装，信步走向太平街2号。此时门口站着一位圆脸的中年人，看起来正等着他。一见面，两个人有说有笑地走上了楼梯。

我在车里低身抬头看向二楼，一块破旧残缺的招牌上写着“事务所”之类的字，我猜不到他的职业，即便是我拥有一双阅人无数的锐眼。

我用力地晃了晃脑袋，将这场无疾而终的邂逅对象甩出了大脑。在这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乘客身上，我已经浪费了15分钟，现在该办正事了。

【3】

杨荪的家并不算太远，事先排摸过了周边情况，所以我的行车路线特意避开了那些在马路边纳凉的老阿姨，她们最热衷的事就是观察进出小区的男男女女，对他们的衣着、发型、外貌以及言谈举止进行一番评头论足，以显示她们丰富的人生阅历。

我从没有灯光的道路上靠近了杨荪的家，熄火关灯，汽车依靠惯性飘到了他家门口。他的家位于三楼，尽管把他搬进大楼里只有20米的距离而已，但拖着100斤的东西上几十级的台阶，这才是真正艰难的任务。

我静坐车内，足足观察了10分钟车外的街道，只有一个张贴治疗性病广告的男人鬼鬼祟祟地走过，比起我看见他，他倒反而更害怕看见我。杨荪居住的大楼过道内一片漆黑，通过感应灯没有点亮这一点，我判断现在是上楼的好时机。

确保一分钟内不会有人经过汽车，我迅速下车，打开后备厢，抬着尸体的上半身，快速地朝着他家移动。到了楼梯口，我弯下身子，把瘫软的尸体扛上了背，深吸一口气，一鼓作气地跑上了三楼。我两级台阶一踏步，尽可能小心地不去惊动那些敏感的感应灯，这可以理解为做坏事的人总喜欢躲在阴影之下。

到了他家门口，我的双腿由于过度受重，止不住地颤抖着。开门

的钥匙我早准备好了，好不容易克服着抖动，我的手终于对准了锁孔插进钥匙，锁舌压下、弹起，黑胡桃的门轻轻开启，凶手带着房子主人的尸体回家了。

接下来的步骤都经过了反复推敲。关上房门后，我套上了手套、鞋套和头套，虽然在这单身公寓里和杨荪幽会不下十次，但我们的关系在单位里是没有人知道的，也就是说“事实”上，房子里不应该有我来过的痕迹。

我并没有立即打开客厅的灯，因为一间原本没人的房间突然亮起灯光，难免会引起路上行人的注意，我凭着记忆摸到浴室，打开了柔和的壁灯。浴室的磨砂玻璃很好地遮挡了光线向外的扩散，我打开了浴缸上的水龙头，将冷热水都开到了最大。

我脱下手套，撩起凉水抹了把脸，好舒服，我的头脑似乎也迅急冷却下来。

接着，我吊着尸体的双臂，把他拖到了浴室的地板上。在潺潺流水声的伴奏下，我脱去了杨荪的裤子、袜子和鞋子。

一具赤裸的男尸，臃肿的身材、粗糙的肤质以及令人作呕的死人脸，真不知道我怎么会委身这样的一个人，真是瞎了眼，这也许只能归结为孤独女人在挑选男人时的盲目和轻信。这让我想到了刚才出租车上的那个风趣儒雅而又体贴的男人，虽然还不是很了解这个人，但我相信他一定强过杨荪百倍。

就在我的胡思乱想之中，浴缸的水也放得差不多了。我将杨荪的尸体放入水中，摆出泡澡的姿势。当然，他的脑袋淹没在水中，这下他一定感觉透心凉了吧。

他的衣服就随意地放在浴缸旁坐便器的翻盖上，然后我关上水龙头，走出浴室，合上了杨荪的坟墓之门。

来到了卧室，我照例开了一盏灯光浅浅的台灯，并从口袋中拿出

一个小塑料袋，从中取出几根事先预备好的长发放在杨荪的枕头上。最后我拿起床边柜上的空调遥控器，打开墙上的空调。这么热的天要是没开空调的话，这就足以证明是谋杀了。

决不能留下任何显示我是凶手的证据，这是谋杀的第一原则。为了这个可耻的男人，我付出了身体的代价，这已经足够偿还一切。

我把杨荪的钥匙放在门旁的鞋箱上，收起地上用来包裹尸体的被单，我再次审视了一遍周遭的地上，回忆有没有遗漏的线索和步骤。

我深深地吐了口气，缠绕多年的胃病又传来了痛感。我赶快收拾套在身上的行头，抱着被单回到我的黄色桑塔纳出租车里，直到将两粒胃药含在嘴里，才稍稍缓解了我的痛楚。

就在这个当口儿，仪表台上的呼叫器响声大作，是调度室传来的指令。一般情况下，除了杨荪，调度室里不会有人给我帮助的，今天怎么……难道是杨荪鬼魂的报复吗？

心虚的我哆哆嗦嗦地按下对讲开关，呼叫器里立刻传来调度室老张带有上海腔调的普通话：“呼叫1002，呼叫1002，听到请回话。”

老张找我会有什么事情呢？

我带着疑问对着呼叫器说：“听到了，我在开车，什么事情？”

“刚才有位乘客，说是半个小时前坐上你的车，不小心把一包东西遗忘在车上，你检查一下，如果确实有失物的话，请马上通知我。”

“好，我马上看看。”说完，我扫视着刚才那位乘客的座位，果然，在座位下安静地躺着一只白色的手提袋，里面是个长方形的物体。

我伸手绕过安全隔离，拿过手提袋撑开一瞧，原来只是一包巧克力。我不禁笑了起来，那个乱发男人真的单纯到只为一包巧克力而来找我吗？凭我女人的直觉，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

我不知为何，感觉脸颊火热，幻想再次见面时他会对我说什么

呢，是不是我们的命运就此会联系在一起，很可能他就是杨荪的接替者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这正是上帝精妙的安排？

我快速地给了调度室回复，证明乘客丢失的东西确实还在我的车里。

“那好，我通知失主，让他去找你吧！”老张一脚就把所有的事情都踢到我这儿来了，但幸好我乐意接受这个他踢来的皮球。

“那么你就让他去我家拿东西吧！我现在就回去等他。”我已经没什么心情再上路营业了。

“好的。”一分钟后，老张告诉我，那个乘客也已经动身前往我的家了。

在经过一个垃圾场时，我把被单、头套、手套以及鞋套都扔进了茫茫废物堆中，并将后备厢恢复原貌，将谋杀的痕迹湮灭。我焕然一新，我的人生拉开了新的篇章，内心原本的悲凉荡然无存，女人的善变想来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怕。

【4】

把车停好，对着后视镜理了理鬓角的头发，虽然粉底已遮盖不住眼角爬出的皱纹，但我依然年轻，不是吗？

家门前一个人影闪动，在那片废墟中，他显得和我同样孤独。是他，他正发着手机短信，幽幽的手机荧光映衬着他消瘦的脸。

“先生，是你吗？”我先打起了招呼。

他循声看过来，发现是我，露齿一笑，他整齐洁白的牙齿在月光下格外醒目：“真是麻烦你了，耽误你的工作，请见谅。”

他的语气还是如此舒缓，让人听来是这样舒心。

“是这个吧！”我把手提袋递了过去，“拉了好几车的乘客，幸好他们都是坐后排的，所以才没有遗失。”我邀功的同时，借机为自己的不在场证明加上砝码。

他检查着手提袋，有些冷场，我搜寻不到想说的话，只是低头把玩着手里的车钥匙。

“谢谢你。”他终于抬起头来对我说，“有件事情我想对你说，方便的话……”

他有些支吾，但眼睛却瞄了眼废墟中唯一还屹立的建筑，那是我的家。

我当然明白他的意图，接过他的话茬儿：“噢，那我家里说吧！我都快干死了。”

男人有点儿窘迫：“方便吗？如果不方便的话，可以去街角的……”

我摆手打断了他的话，打开门热情地做了个“请”的手势，他也就不再推辞，或许我们两个人都知道接下来该发生些什么。

“你喝什么？”我打开冰箱，发觉里面只有杨荪爱喝的冰镇啤酒，于是改口问，“啤酒好吗？”

“随便吧！”男人局促地站在我的家里，看起来不像是个情场老手。

我听到手机在他口袋里振动着，蜂鸣器发出低沉的响声，他面无表情地翻开手机，但很快他的注意力就转移到了其他地方。

“你很会享受生活啊！”男人拿起桌子上的扩胸器，试图拉上几下，可最后他还是放弃了。

我接过健身器械藏到了床底下，这是为了这次运尸计划在体力上所做的准备，这个如同凶器的东西，还是尽量不要出现在外人眼前为好。

“你想和我说什么事？”我优雅地在沙发上端坐，电风扇制造的清风穿过我的衣襟，我把给他的啤酒不动声色地放在身旁的茶几上。